



韩旺辰 主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中华杰出历史人物故事集
(思想家)

本书集中介绍了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五位思想家的故事。这五位思想家是：孔子、墨子、孟子、庄子、韩非。

顾 问 田 丁 刘自武
主 编 韩旺辰
副主编 仲 江 张 军
周 景

目 录

孔子	1
墨子	39
孟子	61
庄子	93
韩非	121

孔 子

子晋 编写

一、孔子出世	2
二、自学成才	4
三、办学扬名	6
四、上下求索	13
五、鲁国从政	18
六、周游列国	26
七、整理典籍	36

一、孔子出世

春秋末期，在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有一个叫孔纥，字叔梁的人，担任陬邑宰这样一个地方官。孔纥勇武过人，英勇善战，曾立有战功。他的长夫人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生一个儿子。二夫人仅生一子，取名孟皮，可惜患有下肢残疾的毛病。孔纥很希望能有一个健全的儿子。于是又与颜征在结合，生下一子。这小儿便是日后大名鼎鼎、流芳百世的孔子。孔子诞生在公元前551年。因为是到尼丘山求子而得，而且男孩的头顶长得还真有点像尼丘山，孔纥便给他取名为孔丘，字仲尼。“仲”是老二的意思，所以有人又把孔子叫孔老二。

由于颜征在不属明媒正娶，在妇女地位低下的社会里，妇女受到的伤害尤为突出。一般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家庭，对不经媒聘而为人妾者，往往是很歧视的。悲剧不可避免地落到了颜征在的头上。她生下孔子不久，便同孔家关系破裂，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孔家后代离开了陬邑，迁居到鲁国都城曲阜。两三年后，孔纥离开了人世。所以孔子是幼年丧父。

孔纥的负情，深深伤害了孔子母亲颜征在的感情，她决心不再同往事发生任何关系，携子谋生，走自己的路。孔子渐渐长大了，多次打听自己的身世，但母亲总是回避，不愿向儿子提到孔纥及其墓地。

孔母带儿子住在曲阜城南平民区，靠自己单薄的力量艰难地谋生糊口。母亲望子成龙，含辛茹苦，供儿子学习。为了帮助母亲，孔子少年时多数时间还得去种庄稼，种菜和放牧；去当吹鼓手，从事给贵族办丧事等差事。

弃妇、孤儿，这就是生活给孔子少年时期投下的阴影。孔子后来回忆自己少年时的生活，十分感慨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更为不幸的是在孔子十六七岁时，母亲颜征在劳累过度，在生活的重压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对母亲的死，孔子十分悲痛。少年孔子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成年，他像大人似的处理母亲的丧事。母亲在世时，对孔子的身世讳莫如深，孔子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埋在什么地方。母亲不能与父亲合葬，又给孔子心底留下深深的创伤。他把母亲的灵柩停在一条名叫五父衢的街上，每天祭奠时总是伏在母亲的灵柩上哭得死去活来。孔子的哀痛感动了一个老婆婆，她走到孔子身边，拍着孔子的肩膀说：“孩子，不要哭了，我知道你父亲埋在什么地方。”

“老奶奶！”孔子抬起泪眼，紧紧抓住老人的双手问，“我父亲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他埋在哪儿呀？”

当孔子从老婆婆那里知道父亲是叔梁纥，其墓在防山北（曲阜以东26里），便将母亲的灵柩移往防山，把母亲与父亲合葬了。

孔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和父亲的业绩后很高兴，以为父亲生前的地位能帮助他立足于世。他自信自己有了一些本领，可以受人尊重，但无情的事实又一次教育了他。

二、自学成才

孔子服丧期间，大街小巷纷纷传着一个消息：季孙氏要大摆筵席，宴请社会名流及文人学士。季孙氏是鲁国执政的贵族，不少人都想与他结交。孔子听到消息后也兴冲冲地前往，他觉得自己既然是担任这陬邑宰的孔纥之子，又懂得一些礼仪方面的知识，应该有资格参加。当时他仍在服丧，腰间还系着麻绳。

季孙氏的家臣阳虎站在大门外，专为主人迎接来宾。阳虎穿戴整齐，举止得当，对来往的宾客毕恭毕敬，笑容可掬。可是当孔子大步走来时，阳虎顿时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拦住孔子呵斥道：“我们请的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并不是打发叫花子。你来干什么？去！”

孔子涨红了脸，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羞辱了一顿，最后只好悻悻而归。经过这次挫折，他明白了如果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只寄希望于所谓的家世和一知半解的礼仪，是不能使自己在社会上取得任何立身之地的。孔子没有灰心丧气，反而对学习更加勤奋，他决心自己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孔子15岁以前上过“乡学”，在那里，他获得了一般文化课和军事训练的知识，接受了传统礼仪活动的熏陶。除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外，他熟悉了射箭、驾驭马车的技能，懂得了一些军事知识。孔子日后自学成才，成为历史上的大学问家，实在是得益于乡学教育打下的基础。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乡学已不能满足孔子的求知欲望。因为没有资格进入贵族子弟高等学校深造，孔子决心自学。他后来回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说的就是他从15

岁便开始进入自学阶段。自学的主要内容即《诗》、《书》、《礼》、《乐》等。没有人教，在学习上碰到难题，就多方求教。他问过做官的人，也请教过普通老百姓，问过白发苍苍的老人，也问过头上梳着两根小辫的儿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的学习兴趣很广，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求知的机会，而且，无论学什么，都要求自己彻底搞明白。鲁太庙陈列着许多文物古器，鲁国常在这里举行政治礼仪活动，是了解周、鲁史迹和有关典章制度的重要地方。孔子便下工夫到这里进行考察，每遇不明白的地方就向别人请教。因为他再三向人请教，甚至还抓住别人的衣袖不放，非问个明白，曾被一些人看不起。有人说：“哪个说陬梁纥的儿子懂得礼？他到太庙，无事不问！”孔子不以为然，反驳说：“这就是礼啊！不懂就问，这本身就是符合礼的行为啊！”

孔子在学习时非常注意理解实质性的内容，如果不能获得真谛，就不知疲倦地钻研下去。孔子曾向音乐家师襄子学习弹琴，他特别注意领悟乐理乐义。有一支曲子他一连弹了十日也不换别的曲子。师襄子让他换弹别的乐曲，孔子说：“我已经熟悉这支曲子，但还不能领悟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乐曲的技术，可以进一步弹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你已经了解其用意，可进一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描写的人物形象。”十天之后，终于有一日，孔子默然有所思，向远处眺望说：“我可能领悟到这支乐曲所描写的人物形象了。这人长得黑，身材高大，眼睛向上看，似乎要统一四方，这不是周文王还能是谁呢？”师襄子听后大惊失色，十分佩服，继而离席再拜行礼，说：“这支乐

曲就叫做《文王操》啊！”

孔子学而不厌、孜孜不倦的刻苦精神，从他年青时一直到年老始终如一，工作再忙，也要坚持学习。有一次，他得到一部《周易》。这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很多人都不敢去研究它。孔子决心读懂弄通。他把用竹木简写成的几十斤重的《周易》抱回家去，逐字逐句细心研读，一遍不懂就读两遍，两遍不懂就读三遍。这样读来读去，因为读的次数太多，把串联竹木简的牛皮都磨断了多次，换了好几次新带子。最后他终于把这本书读懂了，并能详细、准确地向别人讲述这部书的内容。因为孔子读《周易》多次翻断了牛皮绳子，后人就把这个故事编为一句成语叫“韦编三绝”，以此形容孔子勤奋好学的精神。

在求学的道路上，孔子不仅向名人和书本学习，更经常、更大量的还是向普通人学习，向他所能遇见的一切有识之士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求教，从他们身上不断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这种虚怀若谷的学习精神，使孔子汇百川而成大海，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在孔子以前，无自学成名的先例，他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独自走上自学道路并获得巨大成就的。仅此一点，即可想见他的创造力和坚韧精神。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师承关系的大学问家，难怪后人把他称之为“至圣先师”了。

三、办学扬名

孔子20岁时结婚，婚后一年得了一个儿子。这时的孔子

已经小有名气，不少人来向他祝贺，就连鲁国的国君鲁昭公也向他道喜，派人给他送来一条大鲤鱼。孔子非常高兴，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字伯鱼。娶妻生子带来的欢乐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经济负担，使孔子不能不努力谋生养家。他曾帮人管理过牧场，也曾帮人管理过帐目，当然也仍然干着帮人办丧的工作。但干这些事，对于学问不断增长的孔子来说总是不太合适的。孔子在30岁以前，对自己的未来作了一个重大抉择。他开始聚徒设教，创办私学。从此他便长期致力文化教育事业，直至终老。孔子成为我国创办私学的鼻祖，也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

那时，读书是少数贵族的事，学校也是官办的。孔子招收学生不问身份，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只要能给我送来十条干肉作为学费，我就可以教他。”交得起“十条干肉”的人虽然不是最穷苦的人，但至少一般人家是能交得起的，教育面已经扩大了不少。这就是所谓的“有教无类”。这一点确实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招生对象不究其富贵贫贱和民族国别，这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它顺应和推动着西周末年文化的发展。

孔子办学，以其博学和明礼达义赢得大家的信任。送来学习的孩子越来越多，远近一些平民子弟纷纷慕名前来拜师求教，甚至连当时的贵族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孔子这里读书。如鲁国大夫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就拜在孔子门下。

对于孔子招生办学，也有人不以为然，其中有一个名叫子路的人，他原是一名好勇斗狠的无业青年，为人直爽，但却十分高傲。他瞧不起孔子，心想：这个孔丘有什么学问，竟敢收起门徒来？我倒要去会会，想法羞辱他一番。于是他就头插公鸡毛、身佩公猪形饰物、腰系长剑、挺着胸脯、迈着

大步，气昂昂地找到孔子。孔子雍容大度，以礼诚恳相待。子路感到了惭愧。孔子问他喜欢什么，他说喜欢舞弄长剑。孔子说：“以你的本事，加上努力学习，一定会出人头地。”子路问：“学习真的有好处吗？”孔子告诉他，学习对人很重要，就好像国王离不开有人提醒，驾驭之马离不开马鞭，调弓离不开正弓之器一样。子路说：“南山之竹，人不去管它，照样长得挺直，砍下来当箭射，照样能射透犀牛皮。”孔子说：“如果把砍下来的竹子刮光，尾部装上羽毛，头部装上磨得锋利的箭头，岂不射得更深吗？”子路听了，十分敬服，后来请孔子的学生介绍他拜入孔门为徒。从此，他心甘情愿地给比自己大9岁的孔子当学生，一直跟随孔子四十多年。

孔子办学的规模越来越大，不仅招收鲁国的子弟，还接收了不少鲁国以外的青年。孔子第一个鲜明地树起有教无类的大旗，开创了把教育从贵族扩展到平民的新局面。

孔子办私学坚持教育内容的多门类及全面性，并且不忽视所教授内容的实用价值。孔子以《诗》、《书》、《礼》、《乐》及晚年增开的《易》、《春秋》为教材，这六部书被称为“六艺”，也叫“六经”，比贵族学校传统的教学内容要丰富得多，它涉及政治、伦理、历史、文艺、美学及文献学、相礼技艺等，全面地继承以往特别是西周以来的优秀文化，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在孔子的私学里，学生有德才高低之分，无论资排辈和亲疏贵贱之别。他招收的学生颜回出身贫贱，年龄比早入学的弟子小二十多岁，因德才超群而受到门生们一致推崇。孔子的儿子孔鲤入学后也跟随大家一起学习，孔子作为父亲并没有对他给予特别照顾。有一个名叫陈元的学生曾经问孔鲤是否从老师那里得到与众不同的传授，孔鲤回答得十分明确：

“没有啊！”他说：“有一次我父亲独自站在庭中，我快步从庭前走过，他问我学诗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善于说话。’听了他的话，我就退下去学诗。过了几天，又遇见父亲独自一人站在庭中，他发现我从庭前走过，又问我学礼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无以在社会上立足。’听他话后我又退下去学礼。我只听到这两次私下教导。”

陈元回去十分高兴，说自己一问三得：知道学诗和学礼的好处，又了解到老师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孔子对学生不论亲疏贵贱一视同仁，他要求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对学生的教诲不是盲目的灌输，而是坚持因材施教，分别情况进行指导。对于同一个问题，由于提问者不同而作出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的施教中是常有的。如当子路和冉有两人都向孔子请教“闻斯行诸？”即听到道理后是否要去实行时，孔子作了两种不同的回答。对子路，孔子说：“你有义兄在前，怎么可以听到就去做呢？”而对冉有则说：“听到后应该马上就去做。”他的弟子公西华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就问孔子，孔子解释说：“子路过于轻率，就用抑制的方法来约束他。冉有过于保守，就用鼓励的方法去促进他。”孔子对弟子分别情况进行指导，培养出大批有成就的学生。

孔子还非常重视学与行的结合，教育弟子要特别重视言行一致。有一次，他让学生们讲一讲，怎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有若首先答道：“一个人在家能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那么，他外出谋事就不会触犯上司；如果这个人很少触犯上司，那他就肯定不会叛国。所以，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要从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做起。”

曾参接着说：“我每天临睡前，总要想三件事：第一，答应替别人办的事是不是尽力办了？第二，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是不是有不守信用的行为？第三，老师教导我们的是不是都做到了？”

子夏说：“我认为，一个人选择妻子的时候，要考虑品行是否端正，不要只看容貌；侍奉父母时要尽自己的全力；辅佐君王时要能够忘掉自己的身家性命；与朋友交往时要能说到做到。这样，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了。”

孔子面带笑容，静听弟子们的回答，不时点头，他觉得自己的意思三人都表达得差不多了，便不再说什么。

三个学生一个个瞪着眼睛看着孔子，想听听老师的高论。

“说得都对！”孔子一字一板地说道：“不过一定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也就是要庄重。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庄重，不庄重就不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有了错误不怕，问题是要赶快改正。总之，那些只会花言巧语的人，往往是缺乏道德的人。”在孔子的教育生涯中，倡导“言必信，行必果”的作风，反对花言巧语的轻浮行为是贯彻始终的。

在学术问题上，孔子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展开辩论。为了取得深刻的教学效果，他往往先不说出自己的见解，而是提出题目让学生们去讨论，让学生们独立思考。在学生们见解不同，想听听他的意见时，他常常点到为止，留有余地，启发和诱导学生，避免代替学生思考，使学生们各自在思考中获得收益，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推理判断能力。

孔子问他的学生：“如果有人赏识而重用你们，你们准备怎么办？”

子路不加思索地抢着说：“如果让我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受到周围大国的威胁，并且经过兵

灾，人民正在闹饥荒，我也能在三年之内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使国家强盛和富裕起来。同时我还要大力开办学校，使人人都能懂得道理，讲文明，讲礼貌。”

孔子听了，哈哈大笑。众人不知老师为什么发笑，便无人说话。孔子停住笑声，点名叫了冉有，问道：“你又准备怎么办呢？”

冉有见子路说时老师笑了，不敢再有那么大口气，说：“只要有一个方圆六七十里地的地方，甚至五六十里也可以，让我去治理的话，我可以让老百姓吃上饱饭。至于文化教育嘛，我不敢提出什么保证，只有靠更有德性、更有学问的人去管理了。”

孔子没说什么，又问公西华说：“你也说说吧！”

公西华从老师的态度中体会，口气更谦虚了。他擅长招待宾客，便说：“我不敢说我准能做成什么大事，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当诸侯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能穿上礼服，做一个小小的司仪就行了。”

孔子听了没说什么，最后问曾皙：“啊，你呢？”

“老师，我与他们的想法不一样。”

“不一样有什么关系？人各有志嘛！”

于是曾皙说道：“我只希望在阳春三月，穿上轻便的衣服，自由自在地与五六个朋友，再带上五六个孩子，到河里去洗澡。然后站在高台上让风吹干，欢欢乐乐地唱着歌回家。如此，就心满意足了，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奢望了。”

孔子听了，大声称赞道：“好啊，与我的主意一样。”

众人看着孔子，都有点莫名其妙，一时想不明白。曾皙受到意外的赞赏，也有点奇怪。众人散去后他留在老师身旁问道：“老师，他们三人的主张怎么样？”

孔子漫不经心地回答：“人各有志嘛，随便说说就是了。”

曾皙继续追问：“那么老师为什么嗤笑仲由（子路的名）呢？”

孔子说：“谈政治要讲礼貌，礼貌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谦虚，我笑是因为他太不谦虚了。”

曾皙还是不大明白：“冉有说的不也是国家大事吗？”

“当然是啦，国家有大有小，六七十里，甚至五六十里，照样是国家嘛！”

“公西华所议论的不也是国家大事吗？”

“当然更是啦，天下哪有比诸侯会盟更大的事呢？”

“那老师对他们二人为什么就没有嗤笑呢？”

“好啊！”孔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每个人的志向有大有小，这无可非议，关键问题是必须谦虚呀。认真说来，公西华的志向要算相当大了；你想，诸侯会盟当司仪，是个多么重要的角色啊！可是，他却说当个‘小小的司仪’，还有比这更大的司仪吗？”

“哦。”曾皙有点明白了。

“还有你，”孔子继续说道，“难道一个国家交给你去治理，你想到的只是洗洗澡，吹吹风，唱唱歌吗？我所以表扬你，实际上是要抑制一下哪些骄傲的人啊！”

这时曾皙全明白了，心里暗暗感激：老师真是善于启发诱导啊！

由于孔子的教育方针顺应历史发展，教学内容比较符合时代要求，加上他提倡的平等学术空气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孔子办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创办的学校远胜过当时和以往尚处于试办阶段的一切私家之学，成为春秋时期开创私人办学新局面的杰出代表，培养出许多学生，被人称为拥

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四、上下求索

孔子招收门徒之后，名望越来越高。贵族子弟也入孔门为徒，说明孔子的私学不仅在民间，而且在政府和上层贵族社会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这对立足社会不久的孔子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鼓舞，同时也为孔子教育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活动开拓了道路。在其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時候，孔子采纳南宫敬叔的建议，接受了鲁昭公一辆车、两匹马和一名僮仆的资助，到京师洛邑去参观访问，以提高、丰富自己的教学，扩大自己的政治视野。

当时的东周王朝虽然名存实亡，但是历史悠久的京师洛邑却有着丰富的文化宝藏。洛邑收存着大量的文物典籍，保存了最完备、最典型的国家礼仪制度。特别是大思想家李聃（老子）、大音乐理论家苌弘都住在洛邑。因此，洛邑早已成为孔子向往的地方。

孔子在京师期间，对这里的礼制、文物、典籍进行了考察，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与老子的会见，则使孔子受益匪浅。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当时担任东周政府的守藏室史，职务相当于今天国家博物馆的负责人。他比孔子大很多岁。两人虽从未谋面，但彼此间早就互相敬慕。老子听说孔子来了，让仆人把道路打扫干净，然后套上马车，亲自到郊外去迎接。孔子一见，忙不迭地从车上跳下来，双手捧着一只大雁，送给老子。按古时的礼节，奉送大雁，是对有学问、

有修养的人所表示的最崇高敬意。

在洛邑期间，他们交往很多，还一同给人家办过丧事。有一次，他们帮人办丧事，送葬途中遇到日蚀，老子命令把灵柩停下来，等日蚀过后再走。葬事完毕后，孔子说，中途停下灵柩是不对的，因为不知道日蚀要过多久才能结束，不如继续前进的好。老子解释说：“干正大光明的事，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夜间赶路，大概只有逃犯和奔丧的人才这样做。送葬也是如此，当出现日蚀的时候送灵柩，那不是同夜间走路一样吗？有教养的人是不应该把别人才去世的父母置于这种不吉利的时刻。”

老子这番机敏而又新颖的谈话，孔子一直记忆犹新。

在与老子的交往中，孔子提及的大多是有关国家和上层贵族的礼仪制度。这是为他来日踏入上层社会做政治方面的准备。老子看到，孔子对政教礼乐这么热心，逐渐感到这位青年人身上有一种十分有害的倾向。老子认为孔子热衷的这些东西，都是些浮华不实之举，应该摒弃。追求礼仪的繁文细节，使人拘谨，丧失朴实的本性，人一旦失去纯真的本性，就会产生伪诈、争斗的邪念，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当孔子最后一次请教古礼和圣人古训时，老子对孔子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那些古圣人，连骨头都烂成灰了，不要太拘泥于他们的话。即使是有德有才的人，也要看他生的是不是时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如果生不逢时，不要去强求，一味的强求只能给自己招来苦恼。你看，会做生意的人都不把货物摆在外面，有极高道德修养的人表面上看来像个大傻瓜，这就是所谓大智若愚。我觉得你的聪明有些外露了，这不仅阻碍你的进步，同时也会给自己招来是非。”

“很好，老师，”孔子恭恭敬敬地把话接过去，“我愿听到